

理想国

ginist

布鲁克林 孤儿

Motherless
Brooklyn

Jonathan Lethem

[美]
乔纳森·勒瑟姆

姚向辉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布鲁克林 Motherless Brooklyn Jonathan Lethem 乔纳森·勒瑟姆 著 姚向辉 译

孤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MOTHERLESS BROOKLYN by JONATHAN LETHEM
Copyright©1999 by JONATHAN LETHE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2011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图字 20-2010-2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鲁克林孤儿 / (美) 勒瑟姆著; 姚向辉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495-0600-2
I. ①布… II. ①勒…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298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莱钢西大街28号 邮政编码: 271100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00千字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父亲

第1章	走进	1
第2章	布鲁克林孤儿	43
第3章	拷问的眼睛	101
第4章	(妥瑞氏症的梦境)	145
第5章	坏曲奇	147
第6章	一心	187
第7章	自作主张的身体	255
第8章	曾经相识	321
第9章	好三明治	341

第1章

走进

语境决定一切。不信的话给我换身衣裳看看。我是游园会的吆喝师傅，是拍卖场的主持人，是闹市区的表演艺术家，是神灵附体的乱语者，是提案受阻的醉酒参议员。我有妥瑞氏症^①。我的嘴巴一刻都不肯停歇，尽管多数时候我只是低语或默念，就像我正在大声朗读，喉结不住跃动，上下颚的肌肉颤抖着，如同面颊底下埋了颗微型心脏，声音沦为囚徒，悄然逸出的字词仅仅是它们自己的幽魂，是没有气息和音调的空壳。（让我当《迪克·特雷西》^②故事中的恶棍，我肯定选“嘟囔”无疑。）失去声音的字词冲出我宛如丰饶之角的大脑，去世界的表层溜上一圈，像琴键上的手指，温柔地拨弄现实。爱抚现实，触碰现实。它们是隐形的维和军队，是崇尚和平的游牧部落。它们没有恶意，旨在调解、诠释、按摩

① 即抽动秽语综合征。患有这种病的人会不由自主地眨眼睛、扮鬼脸、耸肩、摇头、擤鼻子、模仿他人的言行、触摸别人、发出“啊”“呃”“咳”等喉音，或者大声叫喊一些秽语等等，精神紧张时病状会明显加重。[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下同。]

② 《迪克·特雷西》(Dick Tracy)：彻斯特·古德的长篇连载漫画，描写警探特雷西与各种歹徒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嘟囔”是故事中的恶棍之一。

心灵。它们在所有地方消除不完美，头发要梳理整齐，鸭子要排成一行，草皮要时时更换。给餐具编号，一一擦拭锃亮。轻轻拍打老妇人的臀部，招来格格笑声。只是——唉，阻碍就在此了^①——等它们觉得完美已经过度，等世界表层已经打磨光滑，老妇人也都一个个心满意足，这时，我这支小军队就要造反，就要烧杀劫掠了。现实需要这儿那儿有个毛刺，地毯需要瑕疵。字词开始神经兮兮地拉扯线头，寻找能用力的位置，能下手的弱点，能攻击的耳朵。于是，那种强烈的欲望来了，催逼我在教堂叫嚷，在托儿所叫嚷，在坐满人的电影院叫嚷。开始只是小小的瘙痒而已，无关紧要的小小瘙痒，但很快就化作受到阻拦的激流，大坝受压变形。诺亚的洪水。这样的瘙痒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说着说着它又来了。捂住耳朵吧，打造方舟吧。

“吃我啊！”^②我尖叫道。

“嘴满呢。”吉尔伯特·科尼连头也没回，就这么回应我的咆哮。我勉强听懂了他的意思——“我的嘴满着呢”——这既是实话也是笑话，而且还是很烂的笑话。他早就习惯了我的痉挛性喷发，通常都懒得加以评论。科尼把“白色城堡”^③的口袋往我这边推了推，纸袋在车座上起了褶皱。“填你那洞。”

科尼并不需要我特别体谅照顾。“吃我啊吃我啊吃我啊！”我接着尖叫，继续释放脑袋里的压力。叫完后，我终于可以集中精神了。我取出一个小号汉堡包，打开裹着它的油纸，拿起上半个小圆面包，仔细检查肉饼

① 原文为“here is the rub”，典出《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

② 吃我啊(eat me)：英语中的粗话，指涉口交。

③ 白色城堡(White Castles)：美国快餐连锁店，所售食品以汉堡包为主。

上的网眼栅格，检查洋葱方粒侧面亮晶晶的汁液。这是我的另一种强迫行为。我必须观看“白色城堡”的内部，欣赏机制汉堡肉饼和粘粘的小粒炸洋葱这两者的反差。混沌与控制。然后大致按照吉尔伯特的建议，我把汉堡整个儿塞进嘴里。“白色城堡”多年前的口号“一麻袋买回家”在脑海深处嗡嗡叫唤，上下颚努力地把小号汉堡研磨成能下咽的小块，我则扭过头，透过车窗望向那幢屋子。

食物确实能够安抚我的神经。

我们在东八十四街一〇九号执行监视任务，这幢孤零零的排屋被两边的公寓楼夹在当中，这些公寓楼体躯庞大，有门童把守，送饭小弟拎着热烘烘的中餐外卖袋进出门厅，行色匆匆，在十一月无精打采的阳光下仿佛一只只疲累的飞蛾。此刻正是纽约城的午餐时间。吉尔伯特·科尼和我对这场盛筵也有所贡献，我们兜了个圈子，去西班牙哈莱姆买汉堡包。曼哈顿地区的最后一家“白色城堡”位于东一〇三街，不如郊区外带店那么好，你没法看着厨子替你准备所点的餐食，说实话，我甚至有些怀疑小圆面包不是蒸出来，而是拿微波炉加热的。总而言之，我们带着那堆尚属差强人意的小汉堡和炸薯条回到下城区，在目标地址门前并排违停，看见有车位空出来，再赶紧顶上去。尽管前后不过几分钟工夫，但两幢公寓楼的门童已经给我们下了定论——格格不入，鬼鬼祟祟。我们开的是林肯车，没挂T字头的车牌^①，也没有能证明它属于租车行的贴纸或者其他标识。更何况吉尔伯特和我又都是大块头。门童大概把我们当成了条子。无所谓，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管边咀嚼边监视。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这儿干什么。敏纳派我们来的时候没提缘由，

^① 纽约的T字头车牌车辆是计程车。

这倒不算稀奇，虽说这地址颇为稀奇。敏纳侦探所的差使把我们困在了布鲁克林，说实话，连远离法院街的机会都不多。卡罗尔花园和科布尔山加起来就是弗兰克·敏纳恩怨情仇的纵横游戏棋盘，我、吉尔·科尼和所里其他的兄弟则是动来动去的棋子——蛮像“大富翁”^①里的那些玩意儿，我有时会这样想，“铁皮汽车”、“苏格兰犬”之类的（当然，绝对不是“大礼帽”）。此刻置身于上东区，我们不再熟悉脚下的版图，就仿佛“铁皮汽车”和“苏格兰犬”进了“糖果乐园”——或者也可能是“黄上校”的书房。

“牌子上写的是什么？”科尼朝宅子门口扬了扬油光光的下巴。我望了过去。

“‘约克维尔禅堂。’”我念出门上青铜铭牌的字，兴奋的大脑琢磨片刻，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比较奇异的後半部分上。“吃我啊禅堂！”我透过紧咬的牙关嘟囔道。

吉尔伯特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我对不熟悉事物表达迷惑的方式。

“是啊，‘禅堂’是什么？那是个什么地方？”

“兴许和禅宗差不离。”我说。

“不知道什么叫禅宗。”

“禅宗和佛教有点儿像。”我说，“禅宗大师，知道吧。”

“禅宗大师又是什么？”

“呃，就那个，像功夫大师。”

“扯淡。”科尼说。

^① 大富翁 (Monopoly)：一种多人策略图版游戏，下文中的“铁皮汽车”、“苏格兰犬”、“大礼帽”均是游戏中的棋子名称。“糖果乐园”是另一种游戏。不像大富翁那样突出竞争，糖果乐园是欢乐祥和的游戏。“黄上校”是桌游“妙探寻凶”中的人物，军官出身，威严而危险。

经过这番短暂的探询转折后，我俩又默默地陷入志得意满的咀嚼状态。当然啦，和每次说完话一样，我的大脑在忙着把打散了的语言模仿拌成色拉：不知道什么叫禅堂，功像重夫，风水大师，疯狗狂师，禅打手枪。吃我啊！不过，这些话不需要发出声音，至少现在不需要，还有“白色城堡”没嚼完，没看完，没品味完。我拿起第三个小汉堡，塞进嘴里，随后抬头看一〇九号的门口，脑袋猛然一抽，就仿佛发觉那幢楼在偷瞄我一样。科尼和敏纳侦探所的其他兄弟都喜欢和我搭伙执行监视任务，因为强迫症逼着我每隔三十秒左右必须要看一眼监视的地点或人物，他们于是便省得扭动自己的脖子了。类似的逻辑也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在搭线窃听时那么受欢迎——给我一组在所听对话中需要监察的关键词，我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念头，等听见与某个关键词有关的、哪怕最轻微的暗示时，我会欣喜得恨不得脱衣庆贺。换了别人做这件事情，恐怕都会不可避免地滑入睡梦中。

一边咀嚼着第三个小汉堡，一边监视平静的“约克维尔禅堂”大门口，我的双手没完没了地揉搓“白色城堡”的纸袋，数了又数，一遍遍确定我还剩下三个没吃。我们买的那袋小汉堡包有十二个，科尼不仅知道我必须吃六个，更清楚两人吃的数量一样多能让我高兴，这是在给我受到妥瑞氏症控制的强迫症本能挠痒痒。吉尔伯特·科尼是个大块头的傻瓜，但想必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也有可能他习以为常了。我的痉挛性发作和强迫行为让所里的兄弟既开怀也厌倦，他们串通一气，对我恭顺到了离奇的地步。

一个女人从人行道拐上了排屋的门廊，伸手去开门。短短的黑发，有点方的眼镜——在她转身背对我们之前，我只来得及看见这些。她穿着海军呢短大衣，发型有些男孩子气，黑色卷发贴在脖颈上。大概二十五

岁，十八岁也难说。

“她要进去了。”科尼说。

“看，她有钥匙。”我说。

“弗兰克要我们做什么？”

“只有监视。记笔记。现在几点？”

科尼把“白色城堡”的包装纸揉成一团，指着手套箱说：“要记你记。六点四十五。”

我掀开手套箱——塑料搭扣松开时的空洞咔哒声颇为悦耳，我知道自己很想尽可能像地模仿出来——找到了搁在里面的小笔记本。“女孩，”我写道，然后立刻划掉，“女人，头发，眼镜，钥匙。6:45。”笔记是写给我自己的，因为如果需要向敏纳口头汇报的话，那个人一定是我。就我们所知，他要我们来有可能是为了吓唬某人，也可能是为了等待什么东西的交接。我把笔记本摆在我和科尼之间、“白色城堡”口袋的旁边，抬手啪的一下关上手套箱，然后在同一个位置噼里啪啦接连拍了六下，复制我喜欢的这种空洞的砰砰响可以释放脑袋里的压力。六是今夜的幸运数字，六个汉堡包，六点四十五分，所以要拍打六下。

对我而言，计数、抚摸物品、重复字词是同一种行为。说实话，妥瑞氏症无非是个伴随终生的巨大标签而已。这个世界（或者说我的大脑——其实是一回事）一次又一次把它贴在我身上。我呢？只好再给它贴回去。

它就不能改改？如果凑巧你也得了这毛病，恐怕早就知道答案了。

“兄弟们。”一个声音从车子临街的那侧传来，我和科尼吓了一跳。

“弗兰克。”我说。

来的是敏纳。战壕雨衣的领子竖着，抵挡住了阵阵凉风，但没能遮住他那张没刮胡子、宛若《日落黄沙》^①中罗伯特·瑞安的苦脸。他蹲下身子，脑袋低到与我旁边的窗口齐平，像是不愿被“约克维尔禅堂”里的人看到。嘎吱作响的计程车碾过他背后马路上的坑洞，如弹簧木马般上下颠簸。我摇下车窗，忍不住伸出手去触摸他的左肩，这种动作他早就习以为常，都懒得再去注意——有多少年了呢？让我想想看，十五年了，自我十三岁时第一次生出冲动，伸手去摸那位当年二十五岁的街头朋克身上短夹克的肩头，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十五年的敲打和触摸——如果弗兰克·敏纳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尊铜像的话，我大概已经把那个位置打磨得光亮非凡，意大利教堂中那些殉难烈士铜像的鼻头和脚趾便是如此遭了观光客大军的荼毒。

“你来干什么？”科尼说。能让敏纳跑这么一趟，而且还是亲自单独前来，一定是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否则，他大可以让我们拐个弯去哪儿接他。无疑发生了什么难解的事情，而——惊呼吧！——我们这些打下手的却照旧一无所知。

我从抿紧的嘴唇间不出声地挤出字词：监视，蛇出，埋伏禅堂。

蛇丛之王。

“给我根烟。”敏纳说。科尼靠过来，隔着我递去一盒波迈^②，有根烟磕出了一英寸左右，方便老板抽取。敏纳把香烟塞进嘴里，自己动手去点，他因专注而皱起了眉头，用衣领替打火机挡风。他吸了一大口，将烟

① 《日落黄沙》(Wild Bunch)：1969年美国西部片。

② 波迈(Pall Mall)：美国香烟品牌。

气喷进我们的领空。“好，听着。”他说，好像我们还没专心聆听似的。

生是敏纳帮的人，死是敏纳帮的鬼。

“我这就进去，”他眯起眼睛望着禅堂，“里头的人会按电子开关放我进去。我把门拉到头。我要你”——他对科尼点点头——“抓住门，进去，仅仅是进去而已，等在楼梯底下。”

“里头的人要是出来给你开门怎么办？”科尼说。

“到时候再说。”敏纳答得简明扼要。

“那好，可万——”

敏纳没等他说完就挥手叫他住嘴。科尼还在努力摸索，想理解他所扮演的角色，只可惜事与愿违。

“莱诺尔——”敏纳说。

莱诺尔是我的名字。在弗兰克和敏纳帮的口中，其读音与“黑胶碟”押韵^①。莱诺尔·艾斯罗格。列队检阅！

可靠儿·猜猜科格。

最终的·艾斯乌鸦。

讽刺的·尿尿蛤蜊。

依此类推，等等等等。

我的本名像是太妃糖，最初的语素被拉扯成了灯丝般纤细的线索，乱七八糟地挂满了脑袋这个回声室的地板。弹性尽失，香味嚼了个一干二净。

① 莱诺尔(Lionel)与黑胶碟(vinyl)同押“诺尔”尾韵。主角的妥瑞氏症的症状之一是以押韵的形式联想单词。下文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出现。

“拿着。”敏纳把无线电监控器和耳机扔在我的膝头上，然后拍他胸前的口袋。“我装了窃听器。等会儿就打开。仔细听着。要是我说……呃……‘要不是我的小命都仰仗它’，你就下车，过来敲门，等吉尔伯特放你进屋，你们两人就冲上楼，尽快找到我。明白了？”

兴奋之下，“吃我啊，屌蠢”这几个字险些脱口而出，但我猛力吸气，把它们又咽了下去，什么也没说出口。

“我们没带。”科尼说。

“没带什么？”敏纳问。

“喷子，我没喷子。”

“喷你个头。吉尔伯特，那玩意儿叫‘枪’。”

“没枪，弗兰克。”

“真是谢天谢地。跟你实话实说，要不然我每天晚上怎么睡得着？你千万别有枪。你们两个白痴从我背后爬上楼梯，手里最好连个发卡也别拿，连把口琴也别拿，更别说枪了。你们只要露脸就行了。”

“对不起，弗兰克。”

“连支没点火的雪茄也别拿，连根他妈的水牛城辣鸡翅也别拿。”

“对不起，弗兰克。”

“给我听好了。要是听见我说……呃……‘先让我上个厕所’，意思就是我们要出来了。你叫上吉尔伯特，回到车上，准备跟上。懂了吗？”

上，上，上，懂！我的大脑说。鸭，鸭，鸭，鹅！

“‘小命全仰仗它了’，冲进禅堂，”我说出声的却是这句，“‘上厕所’，发动引擎。”

“够天才，怪胎秀。”敏纳答道。他捏捏我的脸，把香烟往背后的马路上一扔。香烟在路面上翻了几个筋斗，火花四溅。他的眼神遥不可及。

科尼走出车子，我立刻爬到驾驶员的座位上。敏纳敲了一下引擎盖，那架势活像说完“待着”后拍拍狗脑袋。接着，他轻快地走过前保险杠，举起一根手指，让科尼别走得太快，他穿过人行道，来到一〇九号门前，敲响“禅堂”标志底下的门铃。科尼靠在车上，耐心等待。我戴上耳机，线路中清晰地传来敏纳的鞋底刮擦人行道的声音，我因此知道窃听器工作正常。抬起头，我看见右手边那幢大宅的门童在瞪着我们，但除此之外，他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我同时从现实中和耳机里听见电子开关的响声。敏纳进去了，把门甩得大开。科尼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去，抓住那扇门，也消失在了屋里。

上楼的脚步声接踵而至，还没有人说话的声音。忽然间，我陷在了两个世界里，眼睛和颤抖的身躯在林肯车的驾驶座，从停车的位置望着上东区的日常街景：遛狗的，送货的，像成年人一样身穿正装的少年男女，想在夜生活开始时混进潮流所向的时髦酒吧，而我的耳朵却用敏纳爬楼梯的室内回响构造了一幅声景，此刻依然没有人迎接他，但他似乎清楚身在何处，鞋子的皮革摩擦着木板，楼梯吱呀作响，接着是两下沉闷的木头撞击声，脚步声重又响起，但轻了许多。敏纳脱掉了他的鞋子。

敲响门铃，然后偷偷摸摸溜进去？这可说不通。不过此刻这些事情中有哪一点是说得通的呢？我从纸袋里又摸出一个“白色城堡”——六个汉堡能为不合逻辑的世界重塑秩序。

“弗兰克。”线路中传来一个声音。

“我来了，”敏纳厌倦地说，“但我不该来的。你自己的屁股该自己擦干净。”

“谢谢你能来，”那个声音继续说道，“事态实在有些复杂。”

“他们知道那幢楼的合同的事情了？”敏纳问。

“不，我想不知道。”对方的声音冷静得出奇，很能安慰人。我认出这个声音了吗？还不如敏纳答话时的韵律告诉我的信息多呢——敏纳和这个人很熟，但他是谁呢？

“进来，咱们谈谈。”那个声音说。

“谈什么？”敏纳说，“我们到底有什么好谈的？”

“弗兰克，你听听你自己都在说什么吧。”

“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听我自己说话？我在家也一样能听。”

“说实话，你真的听过吗？”我在那个声音中觉察出一丝笑意，“要我
我说，恐怕还不够频繁，也不够深刻吧？”

“乌尔曼呢？”敏纳说，“你没把他叫来？”

“乌尔曼在市中心。你得去找他。”

“我操。”

“耐心。”

“你说你的耐心，我说我的我操。”

“个性差异，对吧？”

“没错。这件事就此拉倒吧。”

又是一阵发闷的脚步声，一扇门砰然关闭。铿锵一声，大概是瓶子和玻璃杯碰撞发出的，倒了一杯酒。葡萄酒。我也不介意来点儿喝的，但我只能猛嚼“白色城堡”，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挡风玻璃，大脑从“个性”转到“孤独症”、“神秘”、“我抽搐”、“量杆”和“屌周”上，我想到应该记上一条，于是打开记事簿，紧挨着“女人、头发、眼镜”写下“乌尔曼”和“市中心”，心里想到了“迟钝的人出城去”。我把汉堡包咽下肚，下巴和喉头抽紧，禁不住一抽，无可避免地喷吐出一句污言秽语——我喊得很响，尽管车里没有第二个人在听。“吃屎吧，贝利！”

贝利这个名字深植于我这颗罹患妥瑞氏症的大脑之中，但我说不出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不认识任何叫贝利的人。也许贝利就是所有人，就像《美丽人生》^①中的乔治·贝利。他是我想象中的倾听者，不得不承受我独处时发出的大部分咒骂的冲击力——显然，我内心的某部分需要一个靶子。要是妥瑞氏症患者在森林中咒骂，但附近没有第二个人，他是否算是发出了声音？贝利对我而言就是这个难题的答案。

“弗兰克，你的脸色出卖了你，你很想杀人是吧？”

“从你开始就很不错。”

“怎么能怪我呢？弗兰克，是你自己管不住她的。”

“她要是想念她的罗摩喇嘛叮咚了，那可都是你的错。都怪你往她脑子里装了那些狗屁东西。”

“拿着，试试这个。”（请他喝酒？）

“空腹，算了。”

“哎呀呀，忘了你有多受苦。”

“噢，去你妈的吧。”

“吃屎吧，贝利！”越是紧张，我的抽动就越是厉害，压力煽起妥瑞氏症的怒火。这个场景中有什么东西让我分外紧张。我偷听到的对话过于心照不宣，其中的指涉精炼而模糊，每一个单词底下仿佛都藏着几十年的交易往来。

另外，那个黑色短发的姑娘在哪儿呢？与敏纳和那位傲慢的对谈者同在一个房间里，但默然不语吗？抑或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我无法用视觉观察一〇九号的内部空间，这让我十分焦虑。那个姑娘就是他们所

① 《美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 1946年美国电影。